

日本公布新年号，国内学人议论一片，辛德勇教授著《建元与改元》也顺势上位。但不知为什么，国内唯一一本讨论日本历代年号所据典籍，及历代天皇家支谱系的著作，即李寅生教授著《日本天皇年号与中国古典文献关系之研究(附：日本天皇家成员关系简介)》(凤凰出版社2018年3月)，却很少被提到。与李教授曾有从，但这书是我自己所购，曾认真通读。以下所谈均据李著，且相信李教授曾广泛而充分地参考日本学者的研究，并非全出个人发明。

中国的年号始于汉武帝建元元年(公元前140年)，那时日本国还处于浑沌中。年号代表国家正统，承认年号即承认政权统治的合法性。陶渊明入宋仅书干支，朱梁代唐后，河东仍用天佑年号，蜀、岐仍用天复，即不承认新朝。

中国如此，日本也一样。日本用年号，始于孝德天皇建元大化(645)，五年后改元白雉(650)，其后中辍，似乎还不适应。30多年后，天武天皇建朱鸟年号(686)，仅用不足半年。直到文武天皇建元大宝(701)，年号方成为习惯。那一时期，日本真心学习唐文化，自称律令制国家之成立，年号存废，可见朝野态度之变化。

日本新年号令和，今人都说首次取自日本典籍，此说不完全准确。前云白雉，即因穴户国捕到白雉进献，以为吉祥，遂改元。至于《汉书》也提到白雉，仅巧合。元明天皇建元和铜(708)，仅因秩父郡进献和铜，也无汉籍依据。圣武天皇的三个年号神龟、天平、天平

濠上漫与

感，李寅生认为“迷信的色彩较浓，没有什么文化含义”，仅因天皇多病，很在意吉兆祥瑞。其后孝谦天皇用天平胜宝、天平宝字、天平神护、神护景云四年号。孝谦是女天皇，李寅生认为她内心脆弱，需要政治上的支持者。很负盛名的嵯峨天皇年号弘仁(810-824)，也不出中国典籍，李寅生认为体现儒家思想，自无问题。淳和天皇年号天长(823-833)，也无典籍依据，李寅生推测可能参考唐玄宗定诞节为天长节。此后仍有许多天皇年号取自祥瑞，在此不一一列举。

日本年号有许多与中国年号重复，其中至少有一部分是对中国曾有过的政绩表达景仰效仿。如唐太宗贞观之治，当然是一段佳话，清河天皇用贞观为年号长达18年(859-877)，应非偶然巧合。村上天皇用天德(957-961，中国稍早唐中曾用此年号)，圆融天皇用贞元(976-978，中国唐德宗年号785-805)，后小松天皇用至德(1384-1387，中国唐肃宗756-757)，大约仅是偶然巧合。也有中国年号日本早着先鞭者，如永历，日本二条天皇在1160年用过，中国则为南明年号。

另一有趣的话题是，天皇神圣的地位是如何确定的，天皇家真的是万世一系吗？战前天皇是

日本的年号与天皇家

陈尚君



▲李寅生教授专著《日本天皇年号与中国古典文献关系之研究(附：日本天皇家成员关系简介)》

神圣天尊，不容研究与讨论，战后情况完全变了。李寅生认为，从第十代崇神天皇开始，考古学方能确认其存在，此前都是神话，日本称神代的历史。

从十五代应神天皇开始，可信度才有所增加。第一代是神武天皇，据说平定了以奈良为中心的大和国，《日本书纪》称他为神，日本盘余彦在位76年，活到127岁。他以后各代，也都超级长寿，不能不引起后人的怀疑。近人或

怀疑他是朝鲜人，或怀疑他就是秦时东渡求仙药的徐福，都无法确认。既然是神代，何必较真呢？天皇的早期传承，充满暴力与虐杀。最暴虐的是少年即位的第二十五代武烈天皇(498-507在位)，他本人是十五代仁德天皇子孙互相残杀后的唯一子遗，他的暴虐更使此一系天皇血脉中绝。他死后，权臣只能从第十四代仲哀天皇的胤胤中寻找继位者。武烈因此有日本桀纣的恶名。

日本历史上曾有八位女皇。但与英国不同，从未出现因为女皇在位而导致皇位落到外孙家的情况。比如孝谦天皇，她是圣武天皇的唯一女儿，20岁立为皇太子，32岁继承皇位，九年后以要照顾母亲的名义退位，旁系大炊王继位为淳仁天皇。五年后，她废除淳仁天皇，复辟改称称德天皇。称德未婚无子，去世后群臣拥立62岁的白壁王继位，是为光仁天皇。奈良时期天皇家的持续恶斗，从天武一系重新回到天智一系，完成大回环。

日本天皇家的另一次危机，发生在1336-1392年间，史称南北朝，各自拥立天皇。缘起因镰仓幕府覆亡，后醍醐天皇倡王政复古，史称建武新政，引起权臣足利尊的不满，迫使后醍醐退位，另立他系天皇。后醍醐不甘失败，挟持

象征天皇权位的三大神器，逃往吉野(在今奈良)，建立南朝。南北之争绵历近60年，方将神器归还北朝。南北谁为正统，向有争论，到明治天皇方作结论，以南朝为正统，北朝承认名号和世次。

从平安时代以后，天皇逐渐沦为国家象征，实权更多地掌握在权臣、幕府手中。幕府更迭，因而有镰仓、室町、江户等时代的不同，天皇这一家长期处于尊贵的旁落者的位置。明末，大量中国遗民逃亡日本，学申包胥求兵海外的目的没有实现，将程朱理学尊王复古的学说带到日本，成为日本近代大政归还的理论基础。从明治到前期的昭和天皇，是政事的实际掌控者。战后美国为日本确认新宪法，天皇回到人间，重新成为国家的象征而不掌实权。

李寅生教授此著内容极其丰富，是了解日本天皇制变迁和年号故事的便捷读物。我相信他曾参考数量巨大的日本学者之研究，是我的推测。日本学者治学向以认真而崇尚理性、方法科学著称。中国二十四史研究最彻底的一篇，肯定是日人研读之《三国志·魏书·倭人传》，三千字传文，研究专著即不下百种。对本国史，他们用力更勤，这是我们可以想见的。

汪霆非关山月之笔名

祝淳翔

去年底，与苏州文史学者黄辉讨论画家关山月是否用过笔名“汪霆”创作文学作品，他说过去有人曾如是说。经爬梳有关文献，笔者发现，这纯属误摆乌龙：事实上，作家汪霆有“关山月”的笔名，而他和画家关山月完全是两个人，两者毫无交集，只是恰好用过同一署名而已。

2002年，上海书店出版社推出八卷本《上海四十年代文学作品系列》，此丛书名誉主编柯灵，编委如吴岩、束纫秋、何为、徐开垒、袁鹰、沈寂等人，均为上世纪40年代沪上文坛的亲历者。丛书中的散文集《长夜行》即录有汪霆的作品，书后并附作者小传：

汪霆(1919-?)原名汪兆煜，常用笔名关山月。祖籍安徽休宁，生于上海市。1939-1940年，上海沪江大学新闻专修科肄业。1937-1949年，在上海当公司职员、记者、编辑，并从事文艺创作。曾在《申报·自由谈》《文汇报·世纪风》《大美晚报·夜光》《中央日报·文综》《前线日报·磁铁》《华美晚报·夜谈》，及《万象》《春秋》《幸福》等文艺杂志上发表小说、散文、杂文、评论等。1947年在胡山源主编的“青年文艺丛书”(应为“日新文艺丛书”——引者)中收有散文集《如梦令》，由日新出版社出版。上海解放后，奉调到安徽工作。1956年调回上海师范学院(现改名上海师范大学)中文系任教，1987年退休。

小传中所提胡山源是著名作家，其作

品《睡》曾受到鲁迅好评。同时他又是当年有名的文坛伯乐，尤其在供职中学、大学期间，启迪并培养了许多爱好文艺的青年学子步入文坛，其中如施济美、汤雪华、俞昭明等“东吴系”女作家群，就由胡氏一手扶植，并加以鼓励与提携。而汪霆也是受益者之一。据胡山源的另一及门弟子傅璧园回忆，他1947年就读中国新闻专科学校，在胡氏愚园路寓所“常常能碰到来向先生请教的几位文学青年，如施济美、汤中原(汤雪华)、汪霆(关山月)、顾也文等”。

另据两年前去世的老作家王尔龄的回忆文章《怀汪霆校友》(《上海师报》2017年1月5日第八版)，其中称汪霆“于1956年从福建师范学院调入上海第一师范学院(上海师大前身)”，也是经胡山源教授推荐，并谓虽与汪氏初次见面，对其姓名却早已不陌生。一次串门时两人提起《万象》，“他说自己写散文大致上用本名，写小说就署笔名了。我把小说题目下署真名的作家排除后，似乎署名‘关山月’的该是他了。我把我的猜测说与他听，他一笑点头。”上世纪80年代，王尔龄在与前辈作家沈寂谈起旧闻时，“提起汪霆，他的话就多了，说关山月已经好些年不见了，小说、散文的笔墨清丽可诵”。

至于画家关山月，本名关泽霈，生于1912年，广东阳江人。“关山月”艺名，是其业师岭南画派创始人高剑父替他取的。上世纪三四十年代，他身处华南从事国画创

作并举办画展，一生中从无机缘在沪发表小说及散文，除了零星的几首题画诗。

也许有人好奇，究竟是谁最早将这两位本来并不相干的人混为一谈的？经查阅《中国新文学大系1937-1949》第二十集“史料·索引”卷(上海文艺出版社1994年版)作者小传里的“关山月”条：“笔名汪霆等。著名画家。三十年代后期开始在上海《申报·自由谈》《社会日报·烟火》《文艺生活》等报刊上发表杂文、散文等。著有散文《长夜散记》《答客问》，杂文《中庸》等，著有散文集《如梦令》等。”——讹误已然出现。

2001年，有着“笔名大王”称号的陈玉堂编著《中国近现代人物名号大辞典(续编)》，未经查考，依旧沿误：

855【关山月】(1912-2000)广东阳江人，原名关泽霈，亦名子云(或为字号)，又名汪霆(上海“孤岛”时期为《社会日报》撰稿，见陈灵犀《社会日报杂忆》，载1982年《新闻研究资料》总第十五期)……

调出陈灵犀的文章，在“《火线》和《烟火》”一节，只是胪列了《社会日报》“烟火”版的作者群，如“钟子芒(杨复冬)、顾支离(顾伦)、文洛(陈振鹏)、洛蒂(陆光昌)、关山月(汪霆)”等人，显然括号中的是本名。陈文并说这些作者“大多是商店、公司职员，也有大学生，还有个别产业工人”。如有著名画家“混迹”其中，怎会只字不提？

按“关山月”本为汉乐府旧题，属“横



▲1942年5月15日《社会日报》刊登署名关山月的《长夜散记》，题记中说主编陈灵犀索稿，便作此篇付之。此时，画家关山月正在华南。

吹曲辞”，寓“伤离别”之意。北宋郭茂倩《乐府诗集》收录自南朝至唐代以此为题的曲辞20多首，多写征戍客远别难归之苦。其中最经典的是李白的一首，中有“长风几万里，吹度玉门关”“由来征战地，不见有人还”等句，久已脍炙人口。而延至宋明清，历代诗人也未放弃撰作这一题目，遂已渐成传统。故民国时有人以之为笔名，既反映当时战火频仍的境况，惹人烦忧，也显示了对传统的认同与尊崇。

此外，又劳烦马国平先生多方打听，终于从上海师范大学档案馆同事那里得到消息：汪霆已于2001年5月18日作古。这位曾小有名气的写作者，离世时竟至默默无闻，思之不禁然然。